

浦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

卷之三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四十三目錄

書牘類

書二

賀崔相國書 權德興

答楊湖南書 權德興

答柳福州書 權德興

答獨孤秀才書 權德興

寄李翹書 裴度

薦樊衡書 崔顥

答元稹侍御書 韓愈

上于襄陽書 韓愈

與京西節度使書 韓愈

答崔立之書 韓愈

答竇秀才書 韓愈

答尉遲生書 韓愈

與崔羣書 韓愈

與衛中行書 韓愈

與馮宿論文書 韓愈

答劉正夫書 韓愈

答陳生書 韓愈

答呂鑒山人書 韓愈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與孟尚書書 韓愈

答陳商書 韓愈

答李秀才書 韓愈

與孟東野書 韓愈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爲人求薦書 韓愈

與陳給事書 韓愈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元稹

叙詩寄樂天書 元稹

代書 白居易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答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答人求文章書

柳宗元

答韋中立書

柳宗元

後杜溫夫書

柳宗元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柳宗元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柳宗元

與友人論文書

柳宗元

與呂恭書

柳宗元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柳宗元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柳宗元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柳宗元

報崔黯秀才書

柳宗元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柳宗元

答周君巢書

柳宗元

與楊京兆憑書

柳宗元

與許京兆孟容書

柳宗元

與蕭翰林俛書

柳宗元

與李翰林建書

柳宗元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柳宗元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翹

答獨孤舍人書

李翹

答皇甫湜書

李翹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翹

答開元寺僧書 李 翩

與陸修書 李 翩

答進士王載言書 李 翩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 翩

答侯高第二書 李 翩

寄從弟正辭書 李 翩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李 華

與馬植書 劉 軻

重與陸賓虞書 劉 軻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劉 軻

與人論諫書 杜 牧

答莊充書 杜 牧

與王霖秀才書 孫樵

與賈秀才書 孫樵

與高錫望書 孫樵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答李生書 皇甫湜

答李生第二書 皇甫湜

與李渤書 田弘正

與段校理書 劉巖夫

與常州獨孤使君書 崔元翰

獻南海崔尚書書 劉蛻

與西京幕府書 劉蛻

諭江陵耆老書 劉蛻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別令狐綯拾遺書 李商隱

與吏部孫員外書 陳章甫

與孺顏上人書 沈亞之

答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

與田將軍書 獨孤郁

薦齊孝若書 令狐楚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 李德裕

爲宰相與李執方書 李德裕

與李渤拾遺書 盧 坦

請孟子爲學科書 皮日休

請韓文公配饗書 皮日休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與王駕評詩書 司空圖

涵芬樓古今文錄

卷四十三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四十三

侯官吳曾祺纂錄

書牘類

書二

賀崔相國書 權德興

伏惟大方全德。自中發外。蘊爲志氣。播爲事業。然則阜庶生物。操持化權。結於衆心。爲日固久。且大賢之出處。天下之否泰也。故詔下之日。人人相慶。又早歲獲覩皇極。綜論元德。志孤雲賦。淒風詩。伏讀累日。備見精慮之所至。言理亂者。多推世運於必然。殊不知弛張變化。存乎其人而已。自古賢哲之徒。或志尚不展。鬱堙當世。長歎痛哭。於是乎作。伏惟以常所感槩。申於盛明。使三辰光潤。萬方軌道。實在指顧。豈逃轂中。且以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熙帝載。良平以謨明贊王業。至宣帝時。則魏相通故事。邴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歷。孫弘。

之文章。章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爲賢相。抑又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備位。故身名偕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又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訓。顧惟多幸。獲覽炳然之文。又備承餘論。有以見大君子遺辭發慮。弘裕溥博者矣。惟德與功。實在今日。洒天下之耳目。復萬物於全性。在丈人踐而行之。守而終之而已。不宣。某再拜。

答楊湖南書 權德興

使至蒙惠寄制集序。發函煥然。盈耳溢目。弘麗博厚。坦夷章明。如黃鍾大玉。慶霄天籟。奇采正聲。鏗鏘照燭。真可謂作者之表。方駕古人。欣歡駭悚。詠歎無斁。甚盛甚盛。但根本不稱。獎飾非宜。以此爲雄文至鑒之累。如何如何。書命者古先哲王。之所以發德音而賦百職也。在易曰。后以施命誥四方。書曰。誕告萬方。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故君陳君牙畢命罔命之作。皆直而文。簡而誠。含章而不流。漢廷

亦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其重如是。而鄙人忝焉。使盛聖之文明。不登於典謨訓誥。罪在菲薄。其敢逃責於多士邪。昔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愚雖竊知之道。而職命所拘。不能不俟終日而勇退。日踐復行之過。至于九年。愚于四方。爲所觀笑。此所以慙愧於古人也。亦思人生世間。當志於遠者大者。豈數數然損精耗神。攘竊文字。而猶力不足。意不逮。雖三益直諒之道久廢。獨不愧於心乎。昨休沐之餘。愚子呈閱者。以有大朝中外之授受。士友遷除之歲時。遂不計妍蚩。相從以類。初不敢以制集自命。但全其文而已。因其猥多。分列卷第。又覩然以序引奉煩者。誠以承眷之深。而心仰雄伯。使夜光冠於魚目。永爲子孫秘藏。非敢效太沖三都。而求玄晏發之之道也。及覽鴻麗之作。無非溢言。追思內訟。已無所及。使鄙人涉敝帚自見之患。陷作者於玉卮無當之嫌。一不敏而交相喪。何可言也。伏以門中忠節。敘述周詳。因小生之無似。揚先德於不朽。伏讀感咽。何階仰酬。結於肺肝。沒齒無極。又德音宥密。皆出自中禁。而西掖所掌。止於命官。今序

中所言需王澤。燭幽滯。振刑典。申肅殺。揄揚弘大。務極其言。則虛美之中。又爲虛美。所冀盡去過談。方敢受賜耳。故吏部李員外三丈。寓書於柳秘書。求爲後集序。此賢達所不能忘懷也。但侈言失實。如楚越之相遠。異時見譏於通人。則復爲累。亦輒爲閣下良規。非止於自謀也。左曹許公範。二紀已來。過於賞愛鄙人。每以逐臭。況之。今又遇閣下此作。素多昧理。忽復自疑。幸無泥於眷私。而滅裂公是。是所望也。載之再拜。

答柳福州書 權德興

來問見愛殷懃。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先有司之說。又曰由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士。在於禮部。吏部。吏部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判。失權衡重輕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似爲仁由己。然亦沿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乏賢。內訟慨然上奏。

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況以蒙劣辱當儀曹爲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偕。多有親故。故進士初榜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儼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二年已來。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奧。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迴復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齟齬科第也。明經問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令釋通其意。則牆面木偶。遂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參伍其問。令書釋意義。則於疏注之中。苟刪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味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問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於注疏者。雖令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儻有司率情下上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